

雁郊原乡

陆亚利

荷叶田田

老家门前町地势低平，铁路自西向东，跨过门前河，从町中间高高穿过。上世纪三十年代取土修筑铁路，两侧各留下二三十亩水面的河堰。日深年久，水涨水落，积淀厚厚的淤泥。不知何年，植入莲藕，河堰变作藕塘。藕节挖不尽，水暖叶自生。不必施播藕种，河堰蔓生莲藕。每当开泥盘藕，我不曾独独沉浸于队里百担鲜藕的收获，总是怀念满塘荷叶的妙曼。

清明谷雨时节，和风细雨唤醒遍地青草，纵容油菜花与草籽花争奇斗艳，满坡满垌五颜六色，抹浓仲春的生机。繁花迷离晃眼，花蜜应接不暇，蜂蝶无所适从。燕子轻快翻飞，早已剪开枝头的绿叶。布谷鸟卖力啼叫，急切催促人们闹春耕。队上安排劳力，砌高堰闸木条，蓄水备耕。微风吹褶岸柳的倒影，把阳光揉进水底。老藕的顶芽耐不住温热，拱起淤泥，吐出细软的钱叶，蒙在水里，伴随水草漂移摇曳。不几日，浮叶迅速萌发，如零星的绿色圆碟，贴附在水面。叶面几滴水珠，晶莹地闪着水银般的光泽，随着水波的节奏滚动。

小满前后，潮暖的南风加热藕塘，小鱼和迟到的蝌蚪结伴，在温热透亮的浅水游弋。藕鞭伸展，生发满身细嫩毛刺的茎秆，支起斜卷的立叶。立叶像被风翻卷的嫩绿小伞，羞涩地撑出水面。蜻蜓立在叶尖，对着倒影打量修长的身姿，时不时冲向水面，点染出几道水波纹。连日吸纳阳光，伞面渐次张开，延展成托盘形状，怯怯地亭亭玉立。河塘缀满初荷的倩影，扰乱翠鸟紧盯鱼虾的视线。

暑日骄阳似火，一把把蒲扇大小的荷叶伞，由岸边向塘中央蔓延，高低错落，慢慢挤满荷塘，如绵软的巨大绿毯，严丝合缝覆盖水面。晨风轻拂，清冷的露珠贴着墨绿的荷叶，滴溜溜滚动。风儿不小心使了一点力，露珠似多米诺骨牌渐次跌落，由近及远，发出一阵阵急雨的噼啪啪声。艳阳吸干朝露，灰白的叶脉恰如玉纹，将荷叶装点出墨玉的质感。风儿吹拂，荷叶裙边翻飞，墨绿浅绿交织的绿浪，随风奔涌。田田的荷叶摩挲挤擦，抚动曲苑风荷的琴弦，飘溢沁人心脾的荷香。一场大雨袭来，雨滴噼啪啪，溅起水乐的欢快韵律。荷塘雨雾氤氲，湮灭远处的荷浪，仿佛一位荷花仙子隐藏着，等待托身荷花，绽放纯洁与美丽。雨过天晴，风止树静，阳光清丽，叶盘积滞温润的水珠，等待风儿摇荡急雨的韵律。

几日未到藕塘边，荷花终于不期而至，仿佛一夜之间，躲避我们的目光，偷偷从水里冒出。带刺的粗硕茎秆，顶起一个枣核状花苞，鼓鼓囊囊蓄积着怒放的能量，点缀在荷的绿海里。炙热

的太阳，抽取肥泥的精华，淬开花苞。纯白的、粉红的花瓣，呵护淡黄稚嫩的花穗，若隐若现印上绿毯。捉青蛙盘泥鳅的男孩子，折几皮宽大的荷叶，当作斗笠盖在头顶，喜滋滋地咧嘴笑着。折断茎秆，气孔里的藕丝牵扯出淡淡如紫罗兰般的荷香，掩盖着手上的鱼腥味。爱美的女孩，激将男孩子冒险涉水，摘上近岸几朵荷花。支到鼻尖嗅了又嗅，花香远比荷香委婉。斜在头上擢了又擢，变换花枝招展的臭美。觉着大而不当，裹玩一阵子，掰散一地的花瓣，任由风儿吹卷。茎秆守护花托残存的黄穗，静卧在路边的浅草里。

微风掠过，荷花摇曳，似一个个圣洁的小精灵，纵情跳荡，激活荷塘的生机。蜻蜓盘旋在荷塘上，抗议印花绿毯遮盖点水的空间，好久不见栖落花茎的倒影。蜜蜂冷落岸边的丝瓜花、南瓜花，粘着一身黄色花粉，在朵朵莲花之间不停地转场。青蛙趴在衰黄的浮叶上，呆望高不可及的莲花，偶尔“咕呱”两声。妒忌蜜蜂的嗡嗡声抢过自己爱鼓噪的风头，它们很不耐烦地“咕咚”跳入水中。夜幕隐去莲花的倩影、荷叶的墨绿，青蛙“咕咕呱呱”闹响，盖过虫子的和鸣，得意荷塘夜曲主唱的荣光。风清月明时，月色隐去萤火虫明灭的绿光，泻在荷叶上，荷塘影影绰绰，弥散温婉的气息。

“秋老虎”的热猛，挽留不住荷花的娇容，细小青涩的莲蓬隐匿于依旧墨绿的荷丛。大人吩咐我们小孩子摘些厚实的荷叶，晒干了，用作压盖甜酒缸、豆豉坛。我们搬来木脚盆，从洗衣码头划向荷丛。拨开挤挤挨挨的荷叶，水里悠然游动的小鱼惊跳起来。间杂的野菱角躲在荷荫下，静静开着小黄花。偶遇几株“鸡桃子”（芡实），漂浮油光带刺的叶盘，近旁钻出烛光状的蓝花。穿过密密的荷叶茎秆，毛刺划痛胳膊，留下一道道白痕。十个孩子九个嘴馋。摘取完荷叶，我们忘却不摘生莲子的承诺，一心想着尝鲜，偷偷摘几个莲蓬。上岸掰开蜂窝样的莲蓬，莲子上绿下白，生嫩生嫩。见一人分享几粒，蹙眉忍住苦涩，快意咀嚼生脆清香。几只麻雀“吱吱”飞落，啄开岸边扔弃的莲蓬碎片，歪头侧目，郁闷找不到一颗遗落的莲子，倏地飞走了。

门前河的水道穿过荷塘，水深泥浅，闪出一条没有荷叶的水面，延伸到洗衣码头，那是我们戏水的乐园。一帮男孩褪下短裤，赤裸黝黑的身子，合拢双臂，跳下码头，钻进清凉的水里。打泡翘，扎猛子，蹿水，打水仗，狗扒，花样百出。结伴游进高宽一丈多的铁路涵洞，故意“哦哦，哦哦”地尖声叫嚷。幽暗的涵洞中，“哦——哦——”的回声轰鸣，令人毛骨悚然。胆大的趁机高喊：“鬼来啦！鬼来啦！”回声愈加空灵幽冥，吓得大家一齐扭头回游。游在后头的人，呛着水哇哇大叫：“等下我！



等下我！”游出涵洞，站立浅水，伙伴们笑呵呵地喘着气。回过神，几个水性好的，潜入荷丛，踩进河泥，探准一根藕节。大憋一口气，扎个倒栽葱的猛子，盘出禾镰把粗细的藕节。搓洗干净，一人掰一小节，叼在嘴里，游回码头。围坐码头两块宽大的石板，小脚踢着水，有滋有味地咬响嫩藕。

因为水旱和灌溉，河水几起几落。丰水时，个头矮的后把叶，有的恰好平铺水面，引来青蛙打坐歇息，有的艰难竖起叶沿，抗拒水带来的窒息。枯水时的荷叶，犹如长柄绿伞，一把一把挨着站立。通了风透了气，吸饱光热，荷叶愈发宽厚墨绿，茎秆毛刺更加老辣。干河滚鱼的人们，不顾毛刺的尖利，抢着追捕一条钻入荷丛的大鲤鱼。荷叶震颤，泥浪翻滚，人声鼎沸。一身泥浆，隐瞒满脸满臂的刮痕。渔获颇丰，大伙全然忘却毛刺撕挂的疼痛。

河水被秋燥抽空，荷叶一拨拨枯黄卷曲。采挖莲藕的男子们，盘开没膝的淤泥，探摸出一根根鲜藕，带泥呵护上岸。十数天，莲藕采挖结束，河水复归清澈，荷叶渐渐变成紫色，垂挂在茎尖。青蛙四散，或许去准备冬眠的洞穴去了。蜻蜓栖落残荷，欢快振翅，找回久违河塘的倩影。

秋阳还有些暖意，一群大雁掠过荷塘上空。我站在岸边，凝望清水里的乌黑河泥，憧憬着来年夏天的田田荷叶。

又见岷山

卢小强

衡阳县岷山镇距县城十来公里，素有“衡阳粮仓、建筑之乡”的美称。三十年前，我在一家建筑公司从事劳务管理，便把这个镇定为“劳务基地”。年初到这里招工，年底把他们送回。由于工作调整，我以后就再没踏上这片土地。那山、那水、那里的人，也就淡出了记忆。

前些日子，一个老板模样的中年人到公司指名要见我。我是全然不认识了。他忙自我介绍说，他是岷山镇易市村人，姓万，当年我招工时，他才十八岁，吵着追着我带他进城去学手艺。经他一说，我倒记起是有那么回事。那时，他是一个稚气未脱、人没扁担高的小青年，我真的不愿录用。见我不理他，我走哪他就跟到哪，不时对我说：“叔叔，我能吃苦，我要学艺养家！”真的拗不过，我便把他招进公司学习木工。后来，也不知这个孩子在工地干了多久。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眼前的这个人，从一身行头，言行举止，一看便知他已发达了。他向我诉说着这三十年的奋斗史，既充满了成就感，又不失谦和、诚恳，让我深感这个已当了大老板的人是个富了没忘本、富了知感恩、有正能量的人。临别时，他和我约定双休日去他的岷山老家看看。

五月的岷山，万木兴旺，生机勃勃，遍地的灿烂，满目的葱茏。大片肥沃的土地上，各样的果实都在争着成熟。乡村路路通了，这里每一条路都可以说是“玉带满诗意”。通往易市村的公路两旁是一行行樟树和白杨，伴路而流的武水河缓缓地流淌着。岸边开放着不知名的野花，星星点点，五彩缤纷。稍远点，便是万顷良田，一口口水塘、虾池点缀其间，闪烁着宝石般的光芒。山因水美，水因山秀，我的确被这五月的岷山迷住了，便让万老板停车，拿出照相机捕捉田野。

车子驶进易市村。当年零散的土砖茅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规划井然、户型宜居的砖混结构小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是过去时，精致的别墅也不是稀罕之物。

落座一会，几个年轻小伙进得门来。也许是万老板事先告知了他们，小伙子们一见我便亲热地叫着“卢伯伯”。万老板介绍说，这几个娃是村里考出去的大学生，他们毕业在外干了10多年，淘到第一桶金后，便回家投资合股办起了“衡阳县泓翔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他们自报家门——

“我叫万贵华，毕业于深圳大学应用数学系。”

“我叫谢正旺，毕业于湖南农大水产养殖系。”

“我叫秦明，毕业于湖南农大水产养殖系。”

……

看着晒得红扑扑而又精壮的年轻人，我怎么也没法将他们与读书人联系在一起。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这句话你们是怎样理解的？”我试着问道。“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看久了，就愿回家干干。”“精准扶贫、万众创业、建设新农村，我们学有所用。”“打工赚血汗钱，自己投资当老板，还能实现知识和资本的裂变，造福家乡。”听着他们的回答，我深深感到这山、这水福祉了后代。人有梦想，才有想头、干头、奔头啊。

孩子们带我走进他们的创业基地，谈起创业，如数家珍。稻田综合种养是目前国家在农村大力支持和推广的一项农业供给侧改革技术，通过将种田和养虾、养鳖相结合，达到“一田两用，一地多收”的双重效果。既能提高土地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又能提高种养品种质量。他们去年10月动工建基地，首期流转土地500亩，投资200万元。当地农民被聘为职工，拿月薪，拿分红。观念的改变，颠覆了传统农耕理念。

随着他们指指点点，我仔细打量无际的田野。创业者泼下汗水，将每丘田周边挖出深1米、宽10米的虾池，撒下虾种、鱼苗，田中凸起的土丘种上园林工程用的草皮，挖出的泥土堆在田垄上栽下果木，没有放过一丝丝创收的闲地。每寸土地都散发出芬芳，波光粼粼的虾池将这片土地滋润得绿油油的，渐渐养育出大片湿地。多年不见的鹭鹭鸥翔得以重演，少闻的蛙声重又听取一片。人在水中泛舟，捕鱼捞虾，此乐何极，好一派梦中水乡！

看着身边的创客，看着在田野里辛劳的农民，我想，五月过后，离丰收的秋天还会远吗？那时，岷山深处的美丽、欢乐又是怎样一番景象！